

抚卷方悟美——论纸质图书的美育价值与出版新途

■ 施帽玮

明人于谦有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在数字化阅读普及的今天，纸质图书仍以独特的质感与文化韵味，在美育领域占据重要位置。美育旨在培养审美能力、塑造健全人格，而优质教育载体不可或缺。纸质图书图文并茂、系统连贯，既能传递艺术知识，又能带来沉浸式阅读体验，是美育传播的重要媒介。深入挖掘其美育价值与出版路径，对推动美育发展、传承文化艺术、提升全民审美素养意义重大。

纸质图书的美育价值

1.书籍美育价值的溯源：在美术史的发展中，书籍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艺术史的实物见证，也是审美教育的重要工具。北宋时期的《梅花喜神谱》将木刻版画与文人的题咏相结合，成为一本系统传授绘画技法和审美理念的教材。在西方，中世纪的泥金手抄本，如《寻爱绮梦》，以寓言图景和古典文字的韵律美感，构建了早期的视觉美育范式，证明了书籍作为一种“可阅读的艺术品”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诗句“一书雠校几番来，岁晚无聊卷又开”，生动地表达了书籍作为美育载体的精神陪伴作用。当读者翻阅书页，感受朱丝栏格与墨色纹理时，其实是在与古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审美对话。范景中在《艺术与文明》中指出，从宋刻本的装帧工艺到现代复刻本的色彩还原，书籍的物质形态本身也在进行一种隐性的美育。例如，宣纸的纤维质感传递了中国传统绘画中“墨分五色”的笔墨技巧，雕版的凹凸肌理则展现了传统工艺的技术逻辑。这

些元素构成了比文字更直接的审美认知媒介。从这个角度看，书籍不仅是艺术史的标本，更是培养审美感知力的肥沃土壤。书籍通过纸张和墨迹的物质特性，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承着文明的审美基因。

2.“具身认知”与美育：巫鸿在《重屏》一书中指出：“艺术原作的物质性是审美体验的基础。”这一观点在美术图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当碑帖拓本的墨色浓淡通过宣纸的纹理呈现时，这些承载着笔法细节的物质特性，正是书法教育中“笔意传承”的核心载体。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表明，7-11岁的儿童处于具体运算阶段，他们需要通过图像序列和文字逻辑来构建审美认知框架。美术图书的“翻页节奏”和“空间叙事”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为孩子们的认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数字时代，算法主导的信息传播方式虽然便捷，但美术图书的“非交互性”反而成为其独特的优势。当读者的手指划过书页的纤维纹理时，这种物理接触不仅激活了视觉感知，还通过“具身认知”效应，深度唤醒了大脑海马体的空间记忆区域。这与“云端美术馆”等虚拟体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物质性的细节为读者提供了比数字信号更具沉浸感的艺术认知体验。这种基于“手眼心”协同的阅读方式，让艺术教育回归到最本真的感官对话状态。

3.艺术、美育与纸张的不可分割性

艺术与纸张的缘分深植于审美体验的物质根基。在当今理工主导的时代，科技论文追求时效性，多以线上文献呈现；而美

术鉴赏这类人文学科则不同，其读者群体广泛，包括专业学者、跨领域艺术爱好者，以及希望通过美术陶冶情操的职场人士、银发族和儿童。这些群体对屏幕阅读的适应性较弱，凸显了纸质媒介的不可替代性。

从技术角度看，经典艺术作品的呈现对介质要求极高。西方油画的矿物颜料色域需通过高精度印刷还原，普通屏幕的光色混合容易失真；中国水墨画与书法的笔墨韵味则依赖于册页或卷轴的观览姿态，才能重现书房雅赏的意境。屏幕传递的是标准化的光色信号，而纸张能留存笔触的原始质感。当指尖抚过版画的凹凸版痕、感受宣纸的纤维肌理时，艺术创作的物质痕迹与历史温度被重新激活。这种基于纸张的触觉体验，让观者得以追溯艺术的制作过程，唤醒对文明传统的深层共鸣，也让纸张与艺术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审美共同体。

纸质图书在美育中的出版新路径

1.展览与图书的结合：近年来，各地美术馆、博物馆的特展热度持续攀升。上海博物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中国美术馆“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南京博物院“观天下——大明的世界”等展览，均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足见公众对艺术原作的观展热情。与观展热潮相伴的是展览画册的品质提升与热销。不少观者在亲历原作的审美震撼后，会特意收藏对应的展览画册，既为纪念观展体验，也为与亲友分享艺术感动。

在图像获取日益便捷的当下，专业展览

画册的价值愈发凸显。不同于公共领域的普通图片，这些画册经馆方与出版机构专业校色、制版，能精准还原作品的色彩与质感，让观者得以在纸页间重温原作的艺术魅力，成为深度接触美术经典的优选媒介。

2.特装本的众筹式出版：近年来，互联网众筹平台推动美术类特装本成为美育与出版产业的新亮点。爱书人、艺术爱好者和创作者通过众筹推出或支持特色项目，主要围绕三大类型：一是经典主题的文化共鸣，如敦煌遗书、《千里江山图》等为蓝本的特装本，凭借文化底蕴唤起集体记忆，持续获众筹支持；二是垂直领域的深度精研，如《中国佛教美学典藏》，涵盖绘画、造像、书法、建筑四大领域，兼具学术与艺术价值；三是流行裂变的传播策略，如《打开圆明园》《大唐长安》等立体书，将平面内容转化为三维视觉奇观，借助社交媒体激发“分享欲”，形成口碑裂变。这三类项目通过不同路径激活特装本的文化价值，既满足专业群体的深度需求，也让艺术走进大众视野，拓展了美育项目的影响力。

纸质图书在美育领域的价值无可替代，它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艺术的生动呈现。通过展览与图书的有机结合，以及特装本的众筹式创新出版，纸质图书在美育领域开辟出了全新路径。这些创新举措既满足了人们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数字化浪潮中，纸质图书凭借其独特魅力，持续担当着美育传播的重要媒介，为提升全民审美素养、推动美育事业发展贡献着不可或缺的力量。

《问西家书》：一位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跋涉与家国情怀

■ 洪滔

由胡镇整理，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问西家书》，是一部记录民国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珍贵文献。全书收录了杭州富阳龙门古镇孙氏后裔孙问西（1894—1959）于1914年至1933年间写给父亲孙蓉第的近三百封家书，共计40余万字，分为12章，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位平凡学子砥砺前行、胸怀家国的心路历程。

孙问西，原名孙家桂，1919年改名智舆，字问西。他出身寒门，却以非凡的毅力与才学，在动荡时代中闯出一条奋进之路：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宗文中学（今杭州第十中学），后考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求学；1919年以经济科榜首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入职外交部；1920年外派至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开启外交生涯。家书内容包罗万象，既有求学时的困顿与坚持，也有职场中的见闻与思考，更不乏对家族事务、婚姻生活、时局变迁的深刻观察，堪称一部民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诗”。

《问西家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以微观叙事还原了宏大的时代底色。孙问西的笔下，既有北洋时期的社会风貌，也有中西文化碰撞下的个人抉择；既有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也有现代知识分子对职业与理想的执着追求。他的经历，是民国普通学子奋斗的缩影——从富阳乡间到燕京学府，从北大讲台到欧洲使



《问西家书》书影

馆，每一步都凝聚着对自我完善的渴望与对时代的回应。

此外，这些家书也是研究浙江地域文化与家风传承的重要文本。孙氏家族以耕读传家，孙问西的成长深受乡土文化熏陶，而其子孙承熙、侄女孙晓梅均为抗日英雄，他们的报国之路，亦与家族精神一脉相承。书中对龙门古镇宗族事务、伦理观念的记述，为探讨传统乡贤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鲜活案例。

《问西家书》的出版，不仅为民国基层外交与知识分子个体生命史增加新的研究史料，更以“家书”这一私密载体，展现了历史洪流中人的温度与力量。它既是对富阳乡贤的深情致敬，也为当代读者理解民国社会的多元面貌打开了新的窗口——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一个普通人的坚持与理想，如何成为时代的态度所决定。

古人、今人遥相同观 《风流在兹》出版

■ 蒋马祥

谢叔炯的《风流在兹》一书收录了作者随笔作品21篇，补充文章附录5篇。从梅妻鹤子林和靖到陆游、徐渭、赵执信、梁同书、赵之谦、沈晓湖、胡雪岩、鲍存晓、陶濬宣、吴隐、蔡元培、徐生翁等，作者寻访古人旧居、遗迹，展开对其在某一时间段的活动梳理，撰写随笔，既是读书笔记，也是考察所得。风流在兹，正是对古人的赞扬，无论是名人还是一般的文人，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他写林和靖爱梅花，到晚清因树书屋的沈晓湖也是梅花知己。因树书屋有梅花红绿两树，劫后尚存，又一次远游，“花开我又远，为花陈一殇。”沈公赋诗与梅花作别，数年回家终见枯死，又赋诗悼念，可见风流情怀。

比如，梁同书七年“味初斋”，与友燕集紫藤花下，会友、郊游、赏花、唱和，是这位新进士的主要生活状态，当然也有与朋友的重逢与离别，一一成为影响年轻进士的情感波动。他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以为“平生无意逐熊鱼，自分才华百不如”，种种闲逸生活的背后，正是他无意仕途的态度所决定。

又比如，鲍存晓回籍，“林下略尝平素愿，天池宅畔是菟裘”“臚下余年读老庄”“优游任我杖于乡”。又如，溥心畲在西山，“绝交游，谢徵辟，泛滥百家，穷研今古，并一一会通之。”重回王府，结社唱和。每当海棠盛开，主持风会，聚集风雅，

开启了溥王孙出山以后的名士生活。

这些人物都有一个特点，官瘾不大，“科第岂关千古事”“不贪官味早还乡”，无论科考顺或不顺，成或不成；或少年得志，之后趔趄。“味初斋里新进士”梁同书，这位进士三次会试不中，凭父荫特准直接参加殿试终得进士，也算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其父亲是乾隆的红人，位极人臣，自己是翰林院的编修，却找了个奔丧的机会从此决意官场回杭州去了，过那优哉游哉的日子。此后60年间，以书名留史，成了“刘翁梁”清四家的一家。

鲍存晓也一样。从投考中就可以看出端倪，“计偕北上”，会考只差殿试，母病则弃考而去，浑不计功名。过了若干年才从淮进士转正。到了翰林院，去了一趟“盛京”，留下一部《东使笔记》，眼见晚清官场贪腐种种，匪夷所思，决意返乡归隐。“算来毕竟鉴湖好”啊，鉴湖上多了一个赋闲的“鲍太史”。“林下略偿平素愿，天池宅畔是菟裘。”置业观巷，建“万卷楼”，成了青藤书屋的邻居。

总体来看，他的研究始于家乡的周边，包括老家附近的沈氏因树书屋，鲍氏玉树书屋，州山吴隐故地。人物生活空间大致以绍兴杭州萧山为主，从生活的所见到读书的所知，再进一步的实地考察，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该书努力在构建“时间、空间两相要结合，古人、今人遥相同观”。